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丰晓旭¹, 夏杰长²

(1.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中国 北京 10087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 北京 100028)

摘要:全域旅游是新时代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有助于我们认清产业演进规律和发展现状,改变只强调数量和规模的产业发展思路,树立产业综合质量发展观,加快旅游产业的全面优化升级。基于现有的统计数据基础,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衡量和评价仍较为困难,文章在总结分析全域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三个维度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了试评价。研究表明: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从各维度看,产业域水平发展稳定,空间域水平发展迅猛,而管理域发展水平波动性比较明显。我国全域旅游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效应,且具有增强的趋势;大多数省份在地理分布上多处于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全域旅游发展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交互影响关系。研究认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的空间设施共享和综合治理创新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促进区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要鼓励区域旅游产业统筹协调发展。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评价指标;区域差异;空间自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 F59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2018)04-0183-10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04.023

Research on the Level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FENG Xiaoxu¹, XIA Jiechang²

(1.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Resource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AS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ll-for-one tourism, the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dustry economy, space facilities and management effect. We measured the index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31 provinces from the 2000 to 2015 by the method of generaliz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entropy method. And we analyzed their spatial effects. The important findings are as follow. Firstly,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efficiency, the improvement and sharing of space reception faciliti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and focus poin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ll-for-one tour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ll-for-one tourism in China has steadily improved during the past 16 years. The eastern provinces ar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Many provinc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resource-rich region did not get the corresponding scores and ranking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ustry economy dimension maintained steady. The dimension of space facilities has achieved a rapid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management effect fluctuated obviousl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China's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the trend of strengthening. Most provinces are classified into high-high area and low-low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all-for-one tourism has obvious interactive influence in space.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all-for-one tourism. We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benefit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build a space sharing facilities system that should be suitable for tourism, livable and suit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encourag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l-for-one tourism; index system; regional differenc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收稿时间:2017-12-04;修回时间:2018-03-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33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L023)

作者简介:丰晓旭(1985—),男,山东曲阜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绿色发展。E-mail: fxfeng@163.com。

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要将全域旅游作为新时期的旅游发展战略,实现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的全新转变。随后,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并陆续公布了两批参与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名单,全国各地也都在积极响应以争取创建机会,出台了很相关的文件与措施。

发展全域旅游,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和评价一个区域的全域旅游发展效果,讨论全域旅游的评价问题有助于认清现阶段我国旅游产业的成熟程度,改变只强调数量和规模的产业发展思路,树立产业综合质量发展观。全域旅游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其论述和想要解决的是我国旅游产业演进过程中的老问题,即区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因此,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讨论,实际上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区域旅游产业的演进趋势和发展现状问题。

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问题已经受到关注,如石培华对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评价做了六方面的具体阐述:①旅游特色鲜明、吸引力强、产品业态丰富;②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配套;③旅游业优势突出、地位凸显、综合功能强大;④突出旅游改革创新、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保障措施得力;⑤安全、文明、有序、游客和当地居民都满意;⑥生态环境景观保护良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1]。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针对全域旅游示范区,从舆情角度分析了包括媒体传播度、A级景区保有量、交通便捷度、环境优良指数、旅游直接贡献率和旅游附加值六个方面的内容,并对全域旅游示范区核心影响力进行了测评^[2]。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实验室也发布了“全域旅游国家发展指数”^[3]。国家旅游局印发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2017)提到了体制机制、规划工作、设施建设、旅游服务、旅游产品、市场营销、旅游监管和环境营造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4]。然而相关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数据可得性等问题,定量分析的研究更少。本文尝试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旨在为今后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选取

衡量内涵丰富的综合发展概念最有代表性的

方法就是用指标体系构建发展指数,如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等基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大维度构建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评价体系^①。因此,本文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试评价,也从全域旅游的多维内涵出发考虑指标的选取。

1.1 全域旅游的概念框架

全域旅游最早在四川、辽宁、湖北、北京等地的旅游规划理念中被提及。王政在论述巴中旅游产业发展时提出要树立全域旅游观念,打造整体旅游目的地^[5];刘锋提出“城市即旅游”的全城全域旅游化的规划理念,主要从提升旅游功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营造旅游环境和绿色田园城市建设等方面做了解释^[6];厉新建等以北京为例,总结了全域旅游的“四新”(资源、产品、产业和市场)和“八全”(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7]。2016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要发展全域旅游,给出定义是:“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8]2016年以后,全域旅游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旅游学刊》在2016年专门组织了两期笔谈,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域旅游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解读,马波认为研究全域旅游需要认真分析的是“域”,并引出了布迪厄旅游生产场域(tourism field)的分析视角^[9];戴学锋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强调了管理体制改革的因地制宜特色化发展的重要性^[10];李君轶等提出旅游信息化建设对于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11]。

总体来看,全域旅游是在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不断的实践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概念逐渐清晰,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度日益增加,全域旅游本土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另外,全域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概念,涵盖了一系列的国外研究热点^[12]:

①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的旅游目的地发展

①《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课题负责人是李晓西教授等,该报告连续7年(2010—2016)公开出版,除2014年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外,其余年份报告均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战略研究。自从Butler提出了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TALC)的S型理论模型后^[13],其后的30多年来分析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阶段的研究就层出不穷。Josep Antoni Ivars Baidal认为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前,其旅游发展热潮是得益于旅游需求增长的大背景和沿海经济活力,当时面临的是有限的经济资源和迫切需要赚取外汇的发展需求,加入欧洲共同体后,旅游新政要更加多样化,空间上也要有所拓展^[14]。而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也是在我国旅游产业亟待转型的深化发展阶段提出来的全局性发展战略。

②旅游产业融合相关研究。Alessandro Sanches-Pereira等从旅游扶贫的视角分析了坦桑尼亚的旅游业和农业发展问题,认为沟通渠道的缺乏和供应链的低效率瓶颈是主要制约问题^[15]。而以“旅游+”为代表的旅游产业融合理论近些年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旅游产业创新所带来的综合效益有目共睹。

③游客需求发展趋势研究。Mitre avramoskia等通过对奥赫里德休闲产品的调查,认为满足旅游者日趋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更好更丰富的休闲供给,这是保持旅游目的地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16]。而我国旅游市场需求特征也越来越多元化和个性化,游客体验是全域旅游关注的重点问题。

④旅游与社区关系问题。Paul V. Mathew等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负责任的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和社区生活质量的影响^[17]。而这种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视角和全域旅游强调的共建共享转变是相一致的。

⑤旅游相关设施影响研究。Armando Carteni等就针对高铁出行和目的地选择方面做了定量研究,发现高铁平均货币价值、服务质量与城市综合魅力显著影响到游客感知^[18]。而发展全域旅游一定会考虑到旅游相关设施的完善与共享程度。

⑥旅游目的地综合质量管理研究。Frank M. Go等基于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EFQM)模型对欧洲旅游目的地进行了评估,强调要重视对质量管理各要素的综合平衡^[19]。而全域旅游也强调了旅游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理解全域旅游要回归到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实践中去,从多维度、多视域深入研究其内涵。本文借鉴张辉等^[20]的分析框架,从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1.1.1 产业域:全域旅游强调旅游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休闲属于“奢侈品”,旅游规模小,需求单一,一般以观光游览为主,基本的旅游要素就能满足当时的旅游需求,相关的支撑配套项目较少,旅游景点、景区一般是封闭管理,旅游活动对景区外的影响有限。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整体旅游需求开始向自主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当前,我国国内旅游人次已经突破50亿,自助游比例超过85%,自驾游占比已经超过60%,像江浙沪这样的发达地区,非景点景区旅游人数占到65%以上。传统的景区景点旅游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市场供需矛盾突出,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压力加大。全域旅游针对的就是旅游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而高质量发展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目标(表1)。

本文认为,在产业域的高质量发展上,至少要做好以下三组关系:一是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强化旅游目的地的综合吸引力。需要不断整合和提升现有存量,培育和发展优质增量,促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适合旅游者多元化需要的大旅游休闲产业体系。只有供给端得到优化,才能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综合魅力,延长旅游者的逗留时间,丰富消费结构,摆脱门票经济的依赖,实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增效。面对劳动力、投资、土地等投入要素的红利正在消失的现实,以往旅游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方式亟需改变,需要更多的关注技术创新与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提升。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支持旅游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毕竟旅游企业才是完善和提升产品与服务体系的主要操作者,也是区域旅游产业创新的主力军,政府要为旅游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提升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水平。

全域旅游发展强调转变发展理念,改变单打独斗的传统景区景点发展模式,树立旅游目的地的综合协调发展观,在区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之中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提升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的综合实力,更好地发挥旅游产业在区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1.1.2 空间域:全域旅游体现产城融合发展理念

我国旅游直接投资在2015年突破了1万亿元,2016年达到12997亿元,同比增长29%,比第三产

表1 传统旅游发展模式与全域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and all-for-one tourism model

	传统旅游发展	全域旅游发展
发展模式	围绕既有资源打造景点、景区;景区间缺乏联系,孤立分散发展	深入挖掘资源潜力,品牌特色突出;产品结构体系完善;以旅游资源为核心的区域综合开发;区域整体发展观念强
产业支撑	门票经济依赖;关注基本旅游要素	“旅游+”业态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下的综合贡献
供需结构	明显的季节性;需求类型单一;可选择性较少	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休闲体验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大
建设主体	旅游企业单打独斗	社会共建共享
空间规划	“景区内外两重天”;配套设施规划被动、孤立	“产城融合”的新型辐射带动机制;共享式的城乡设施配套体系
管理体制	旅游管理部门行为	各部门联动综合治理机制;“1+3+N”管理体制创新
产业效率	粗放、低效、竞争	精细、高效、合作、共享
效益影响	经济效益为主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综合效益

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18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比房地产投资增速高22个百分点,说明旅游投资已经成为旅游产业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空间域上,全域旅游以广义的旅游资源观念为前提,将城乡环境、设施与服务、社区生活等内容都包含在旅游资源的范畴内,将原来各自孤立发展的旅游业和城乡建设融合在一起,使二者在规划建设时都考虑彼此的发展需要,这体现的就是旅游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

基础设施和休闲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是旅游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最直接的表现。一方面,旅游休闲设施的规划与设计既能为旅游者服务,也能改善当地居民的休闲游憩环境;另一方面,城乡规划设计中也把旅游功能考虑进来,使得建设项目既能服务当地居民,又方便了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

因此,从空间域的维度出发,发展全域旅游要完善旅游相关设施及其服务体系,注重旅游休闲类设施在空间布局上的衔接性和共享性,将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与城乡统筹建设相结合,优化空间域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共建、共享、共赢的融合发展局面。

1.1.3 管理域:全域旅游需要提升综合治理水平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旅游者越来越重视整个旅游过程的体验与感受,这对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治理水平是一种考验。发展全域旅游作为一项区域产业改革创新工程,需要从管理的角度配合和促进区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为解决旅游产业的供需不平衡矛盾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国家对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界定^[21],具体到旅游产业,主要涉及到旅游管理的体制机制、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安排等内容。因此,从管理域的维度出发,发展全域旅游,全面提升综合治理水平,一方面要捋顺大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因地制宜地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发

展合力,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要努力推进法治化进程,做到综合执法,保障游客权益与旅游体验效果,营造规范和谐的整体旅游氛围。

1.2 全域旅游的评价体系

本文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指数的概念,旨在衡量区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和旅游产业的成熟度。需要强调的是,“推进全域旅游,并不是到处建景点景区、宾馆酒店,并不是到处进行旅游开发”^[8]。同样的,在某一区域提及全域旅游发展水平,也不是在空间上衡量其开发强度,也要避免认识上的误区。

基于当前的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从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三个维度入手,共选取12项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全域旅游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表2),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表2 全域旅游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Tab.2 Index system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维度	基础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属性
全域旅游发展指数	产业域	旅游总收入占本地GDP比重	% 正
		旅游企业利润率	% 正
		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正
		平均逗留时间与核心景区数之比	(比值) 正
		游客人均天游览花费占比	% 逆
		空间域	铁路密度
公路密度	km/km ² 正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	辆 正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正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 ² 正		
管理域	游客评价	(评分) 正	

1.2.1 产业域指标选取

要考量旅游产业的综合贡献度,既要关注传统的贡献度指标,又要针对当前旅游目的地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在破除门票经济局限、提升区域旅游产业效率、丰富产业要素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传统

的旅游贡献度指标衡量了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选取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来衡量^[22];旅游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区域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主力军,是新时代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的内生动能来源,其经营效益状况直接决定了区域旅游产业的活力和效应,对区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本文选取旅游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利润率两个指标来衡量。当前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发展全域旅游要实现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到综合目的地统筹发展的转变^[23-24],本文选取平均逗留时间与核心景区之比这个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内的非核心景区吸引力,具体处理上,选择用入境旅游者平均停留天数除以区域内5A级景区数量,该比值越高,说明该区域的“全域”吸引力越大;选取人均天游览花费占比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旅游产业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具体处理上,选择用入境过夜游客人均天游览费用占人均天总花费的比重来代替。

1.2.2 空间域指标选取

旅游目的地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强区位可达性,促进旅游产业的快速演变和发展,公共设施完善程度也直接反映了旅游接待水平^[25]。本文选用的设施类指标兼顾了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需要,既体现旅游相关设施的完善程度,也体现全域旅游倡导的融合和共享理念。选取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来衡量旅游目的地交通基础设施的便捷程度,具体用区域内的铁路和公路总里程除以地区土地总面积计算所得,这两个指标用在省域全域旅游发展评价时显得尤为重要,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区域内旅游吸引物之间的衔接程度。选取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体现接待水平与接待环境。近两年,国家旅游局重点针对旅游厕所进行集中整治,并提倡要进行厕所革命,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来体现。考虑到“互联网+”和智慧旅游的不断发展,本文又加入了互联网普及率指标。

1.2.3 管理域指标选取

在管理域上,要体现综合治理水平,能得到的连续的直接衡量指标较少,本文选取游客评价指标来间接反映,毕竟供需矛盾是全域旅游关注的重点问题。李克强总理在出席2016年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时重新强调了国发〔2009〕41号文中

对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先后颁布出台一系列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目的是把旅游业打造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游客满意度是衡量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的直接体现,更考验着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治理能力。

2 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及权重的确定

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区)为测度对象(台湾以及香港、澳门未纳入此次测度范围),测度周期为2000—2015年,涵盖了3个五年规划期。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旅游抽样调查资料》、EPS数据库,部分数据补充自国家旅游局、国家统计局、中国旅游研究院以及部分省市政府的官方网站。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基本一致,可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个别指标项缺失的数据运用类推法或插值法进行了估算。西藏自治区未找到连续的改厕统计数据,2010《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附录3-7显示,2009年西藏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40.89%,以此为基础,其他年份的数据用全国平均变化率推测得到。游客人均天游览花费占比为逆向的百分比指标,通过1减去该指标的方式进行了正向化处理。用居民旅游消费价格指数对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进行了平减处理。

2.2 方法选取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关键问题在于指标体系的赋权,围绕确定权重的主观方法有很多,在实践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借鉴伏润民^[26]等的处理方法,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测度。

首先,用SPSS软件对产业域和管理域两个维度的指标分别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以达到降维和赋权的目的。全局主成分分析是对原变量系统的最佳综合,也就相当于对全局数据表 $X_{n \times p}$ 施行了经典主成分分析,既避免赋权的主观性,又能更多地抓取原变量信息^[27]。

然后,用熵值法对产业、空间和管理三个维度进行赋权。熵值法根据指标数据的离散程度判断

其所包含的“效用价值”,能够较好地利用数据特征。

$$e_j = -K \sum_{i=1}^m y_{ij} \ln y_{ij}; K = \frac{1}{\ln m}; W_{ij} = \frac{1 - e_j}{\sum_{i=1}^m (1 - e_j)}$$

2.3 赋权结果

产业域和空间域的KMO检验值分别为0.571和0.765, 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0,可以拒绝原假设,故本文数据适合做主成分分析。根据载荷矩阵的数值分布特征来对主成分命名,基于特征值大于1,产业域提取了两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与旅游总收入占本地GDP比重、旅游企业利润率和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相关,可命名为传统贡献主成分;第二主成分和平均逗留时间/核心景区数、游客人均天花费结构明显相关,可命名为产业升级主成分。计算出二者的表达式后,结合其对应的特征值(方差)求出 $F_{\text{产业域}}$ 。空间域提取了一个主成分,命名为空间相关设施主成分,故将该主成分表达式算出的值作为 $F_{\text{空间域}}$ 。将产业、空间和管理三个维度的得分进行熵值法赋权,得出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三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0.3359、0.4455和0.2186。

3 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试算

3.1 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测算

根据以上赋权结果,测得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指数,见表3。

从区域层面上,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四大地区2000—2015年的全域旅游发展指数的均值分别是0.5492、0.4423、0.3965和0.4492,说明东部地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次之,这与辽宁省的全域旅游发展指数较高有关。

从省级层面上,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呈现总体提升态势,平均提升了1.89倍左右。其中,宁夏、重庆、四川和贵州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提升最为明显,提高幅度在2倍以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区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进步成效。但也可以发现,各省(市、区)之间的全域旅游发展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均值排在前十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辽宁、重庆和福建,其中,东部地区的省份8个,东北地区1个,西部地区1个。除了上述10个省(市、区)外,还有中部

地区的湖北省综合得分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2 各维度发展水平测算

3.2.1 产业域

产业域既涉及一般研究中所考虑的旅游传统贡献率,又加上了产业升级的内涵,该维度的得分变化较为平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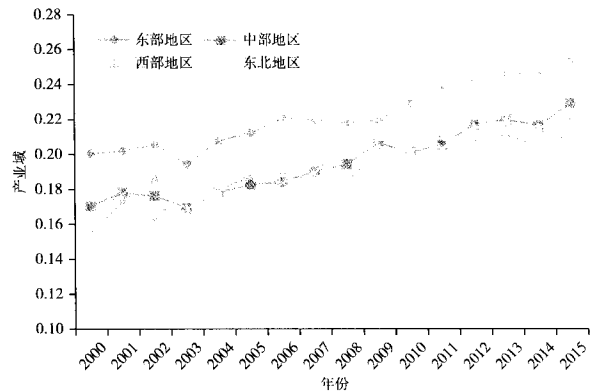


图1 四大经济区产业域发展水平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between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在区域层面,如图1所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产业域平均得分分别为0.2216、0.1948、0.1944和0.1929,东部地区仍然领先。在省级层面,产业域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但没有总指数的变化明显,提升幅度最大的是贵州省,达到1.63倍。产业域的平均得分排名在前十位的省(市、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贵州、海南、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和重庆,其中东部地区省(市、区)8个,西部地区2个。除此以外,西藏、云南、辽宁和四川的产业域平均得分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2.2 空间域

空间域代表的是旅游相关空间设施水平的完善与共享程度,随着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推进,该维度的得分变化趋势明显。

在区域层面,如图2所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平均得分分别为0.2206、0.1497、0.1101和0.1415,东部地区仍然最高。在省级层面,空间域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其中宁夏、内蒙古、重庆、四川、陕西和甘肃等地区进步幅度明显。空间域的平均得分排名在前十位的省(市、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湖北和河南,其中东部地区的省(市、区)8个,中部地区2个。除此以外,辽宁省的空间域平均得分也高于全国平均

表3 31个省(市、区)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测度及排名

Tab.3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 ranking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in 31 provinces

地区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均值	排序
北京	0.6485	0.6858	0.7707	0.8159	0.8512	0.8263	0.8559	0.8795	0.7491	1
天津	0.4184	0.5347	0.6827	0.7000	0.7442	0.7313	0.7478	0.7697	0.5842	3
河北	0.2974	0.3504	0.4510	0.4930	0.4923	0.4575	0.4799	0.5386	0.4122	23
上海	0.5685	0.6147	0.7678	0.7912	0.8432	0.7935	0.8017	0.8348	0.7045	2
江苏	0.3880	0.4869	0.6344	0.6481	0.6841	0.6328	0.6487	0.6951	0.5470	4
浙江	0.4039	0.4584	0.6013	0.6716	0.6748	0.6345	0.6588	0.6657	0.5326	5
福建	0.3611	0.4190	0.5219	0.5673	0.5789	0.5831	0.5919	0.6430	0.4776	10
山东	0.3588	0.4002	0.5577	0.6320	0.6528	0.6210	0.6305	0.6757	0.5107	7
广东	0.3758	0.4182	0.5883	0.6523	0.6727	0.6437	0.6621	0.6983	0.5154	6
海南	0.3488	0.4084	0.4762	0.5555	0.5869	0.5628	0.5684	0.6134	0.4584	12
东部地区	0.4169	0.4777	0.6052	0.6527	0.6781	0.6487	0.6646	0.7014	0.5492	I
山西	0.2864	0.3631	0.4424	0.4688	0.5102	0.4887	0.5093	0.5698	0.4064	24
安徽	0.3121	0.3543	0.4670	0.5094	0.5515	0.5359	0.5408	0.6070	0.4433	14
江西	0.2964	0.4191	0.4494	0.5110	0.5365	0.5164	0.5353	0.5600	0.4401	16
河南	0.3080	0.3963	0.4762	0.5209	0.5540	0.5286	0.5469	0.5591	0.4574	13
湖北	0.3676	0.3737	0.5070	0.5469	0.5900	0.5603	0.5781	0.5985	0.4661	11
湖南	0.3120	0.3820	0.4714	0.5391	0.5592	0.5134	0.5421	0.5500	0.4406	15
中部地区	0.3137	0.3814	0.4689	0.5160	0.5502	0.5239	0.5421	0.5741	0.4423	III
内蒙古	0.3182	0.3371	0.4184	0.4192	0.4618	0.4386	0.4446	0.4919	0.3849	26
广西	0.3520	0.3451	0.4091	0.4782	0.5195	0.4893	0.5272	0.5019	0.4150	21
重庆	0.3208	0.4015	0.5272	0.6077	0.6499	0.6185	0.6295	0.6820	0.4830	9
四川	0.2728	0.3537	0.4866	0.5492	0.5648	0.5436	0.5508	0.5771	0.4312	17
贵州	0.2834	0.3402	0.4423	0.5006	0.5366	0.5091	0.5312	0.5730	0.4064	25
云南	0.3244	0.3751	0.4427	0.4920	0.5249	0.4904	0.5323	0.5096	0.4133	22
西藏	0.3103	0.2865	0.4292	0.4345	0.4371	0.4012	0.4196	0.4829	0.3716	28
陕西	0.2753	0.3621	0.4458	0.5094	0.5488	0.5104	0.5268	0.5477	0.4198	20
甘肃	0.3232	0.2823	0.3618	0.4275	0.4376	0.4018	0.4102	0.4198	0.3431	31
青海	0.2288	0.3263	0.4081	0.4683	0.4727	0.4169	0.4496	0.4269	0.3642	29
宁夏	0.0735	0.2922	0.4363	0.5066	0.5054	0.4704	0.4790	0.5285	0.3500	30
新疆	0.3128	0.3529	0.3985	0.4283	0.4637	0.4167	0.4207	0.4825	0.3751	27
西部地区	0.2829	0.3379	0.4338	0.4851	0.5102	0.4756	0.4935	0.5186	0.3965	IV
辽宁	0.3668	0.4411	0.5437	0.5717	0.5880	0.5421	0.5581	0.6047	0.4985	8
吉林	0.3291	0.3368	0.4465	0.4776	0.4886	0.4684	0.4827	0.5293	0.4278	18
黑龙江	0.3349	0.3592	0.4629	0.4864	0.5149	0.4837	0.4921	0.5001	0.4211	19
东北地区	0.3436	0.3790	0.4844	0.5119	0.5305	0.4981	0.5110	0.5447	0.4492	II

注:省级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排名按阿拉伯数字排列,四大经济区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排名按罗马数字排列。

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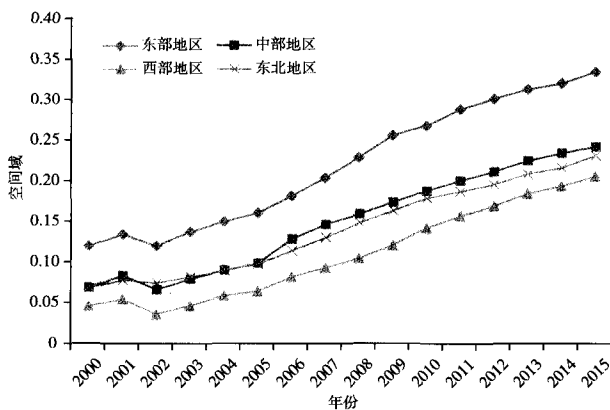


图2 四大经济区空间域发展水平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space facilities development between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3.2.3 管理域

管理域的评价由游客评价间接反映,该得分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这也在一定程度说明,旅游产业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是一项系统长期的工程。

在区域层面,如图3所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平均得分分别为0.1070、0.0979、0.0920和0.1148,东北地区领先。在省级层面,16年间管理域发展水平波动性比较明显,和另外两个维度相比,排名情况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空间域的平均得分排名在前十位的省(市、区)分别是北京、江苏、辽宁、上海、重庆、四川、浙江、湖南、内蒙古和黑龙江,其中东部地区的省市有4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3个,东北地区2个。除此之外,吉林、山东、陕西和湖北四省的管理

域平均得分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4 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分析

以上文31个省(市、区)2000—2015年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为依据,本文运用Moran's *I*指数来分析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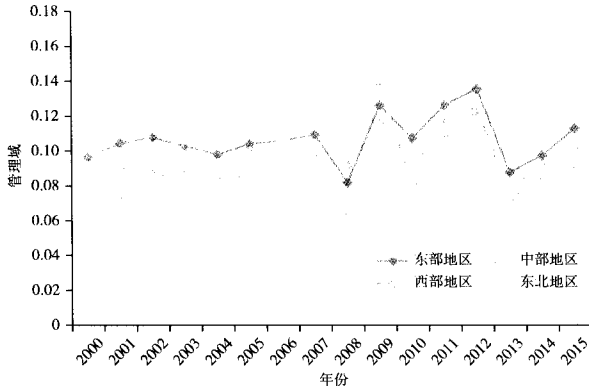


图3 四大经济区管理域发展水平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tourism management effect between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4.1 全局自相关测度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通常采用Moran's *I*指数及其散点图来进行判断, $-1 \leq \text{Moran's } I \leq 1$, 指标越接近于1, 说明正相关越强, 指标越接近-1, 说明负相关越强。散点图常被用来反映某一区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扩散或极化作用。本文使用Stata软件计算Moran's *I*指数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 所得结果反映在表4中。

从表4可以看出, 各年份的Moran's *I*指数值均显著为正, 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Z统计

检验, 这表明中国全域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 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效应。从总体上看, Moran's *I*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 说明随着时间的演进,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相似地区的空间集聚现象具有增强的趋势。

4.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局部空间自相关用于检验低值和高值在空间上的集聚、离散效应。本文绘制了2000—2015年的全域旅游发展指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散点图, 由于篇幅所限, 表5只列出了2000、2005、2010和2015年4个年份的结果, 这4个年份分别有74.2%、77.4%、74.2%、77.4%的区域显示正向空间关联, 但下文仍按照2000—2015年的总体情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2000—2015年的全域旅游发展指数的Moran散点图显示, 大多数省份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 在地理分布上处于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

4.2.1 高高集聚区(H-H)

高高集聚区, 表明中心省区全域旅游发展指数值高且相邻省区也高,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例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和海南。这些地区一方面经济实力雄厚, 相邻省(市、区)间的经济联系密切, 另一方面旅游产业发达, 相关基础设施辐射共享效应明显, 同时大部分又是产业管理改革创新的前导区, 因此, 全域旅游发展在这些区域的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有向周围扩散的趋势, 随着这些地区的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不断加快, 其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4.2.2 低高集聚区(L-H)

低高集聚区, 表明中心省区全域旅游发展指数

表4 2000—2015年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的Moran's *I*指数检验

Tab.4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2000-2015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Moran's <i>I</i>	0.226	0.306	0.280	0.303	0.302	0.407	0.329	0.354	0.528	0.409	0.443	0.439	0.427	0.446	0.457	0.468
Z	2.397	3.055	2.871	3.095	3.102	3.959	3.318	3.452	4.832	3.852	4.128	4.051	3.966	4.111	4.222	4.290

表5 全域旅游发展指数的Moran散点图对应表(2000、2005、2010和2015年)

Tab.5 Dynamic changes of Moran scatterplot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2000, 2005, 2010, 2015)

年份	高高(H-H)	低高(L-H)	低低(L-L)	高低(H-L)
2000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8)	河北、江西、安徽、吉林、湖南(5)	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重庆、甘肃、黑龙江、新疆、内蒙古、西藏(15)	山东、辽宁、湖北(3)
2005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山东(10)	河北、安徽、湖北、湖南(4)	黑龙江、吉林、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14)	辽宁、重庆、河南(3)
2010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7)	河北、安徽、江西、海南(4)	黑龙江、吉林、广西、湖南、贵州、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宁夏、新疆(16)	广东、辽宁、重庆、湖北(4)
2015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湖北、福建、广东、海南(11)	河北、河南、江西、湖南、广西(5)	贵州、陕西、山西、四川、云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宁夏、新疆(13)	辽宁、重庆(2)

值低但相邻省区高,在空间关联上属于发展潜力巨大的过渡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河北省,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尽管河北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其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此外,2000—2015年间,安徽、江西、湖南分别有13个、13个和10个年份进入该象限。

4.2.3 低低集聚区(L-L)

低低集聚区,表明中心省区和相邻省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西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省(市、区)都位于该象限,分布格局较为稳定,其旅游相关设施和综合管理水平排名相对靠后。此外,2000—2015年间,中部地区的山西、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有15、13和9个年份进入该象限。

4.2.4 高低集聚区(H-L)

高低集聚区,表明中心省区全域旅游发展指数值高但相邻省区低,在空间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极化效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辽宁省,2000—2015年间,辽宁有13个年份进入该象限,其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此外,重庆有9个年份也出现了自身高而邻省较低的情况。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三个维度选取评价指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式,评价了31个省(市、区)2000—2015年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完善的空间设施共享和综合治理创新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促进区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②从总体来看,2000—2015年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从排名上看,一般认为的旅游资源富集区和旅游产业大省,其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并不一定与之相对应;从各维度看,产业域水平发展稳定,空间域水平发展迅猛,而管理域水平波动性比较明显。③全局空间关系上,中国全域旅游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效应,且具有增强的趋势;局部空间关系上,大多数省份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地理分布上多处于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交互影响关系。据此,为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升级,本文总结以下对策建议。

5.1 坚持效益与效率并重的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在重视传统旅游产业贡献

的同时,要更加关注产业效率的提升。首先,要重视“旅游+”功能,推进旅游产业和农业、制造业、文化产业、健康服务业、养老产业、创意设计产业、互联网产业、房地产业、体育产业和金融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区域泛旅游产业体系,优化和丰富旅游产品结构,放大旅游产业的综合联动效能,促进区域绿色发展。第二,要拓宽旅游品牌内涵,深入挖掘和丰富旅游相关要素组合,推动区域旅游产业休闲化进程,在逗留时间与消费结构上做足文章,摆脱门票经济的束缚。同时,既要关注旅游者全方位、全旅程的体验效果,也要重视本地居民的休闲生活质量,打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产业。第三,要扶持地方旅游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带头、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在增收和就业上的积极效应,让旅游开发真正惠及到当地居民,重视旅游开发过度资本化所造成的农民利益问题,提高旅游惠民的覆盖面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美人富”。

5.2 建设宜游、宜居、宜业的空间共享设施配套体系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并不是要在空间上处处搞旅游开发,而是要把旅游开发和城乡综合发展相结合,实践“多规合一”的规划理念,共享完善的空间设施配套体系,重视投入产出效率,提升辐射效能。一方面,在旅游规划中布局交通、环卫、信息化、休闲服务等内容时,要考虑当地经济绿色发展需要,兼顾旅游者休闲和当地居民生活的需求,实现旅游环境和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双赢;另一方面,城乡、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生态等规划等也要多重视旅游和休闲功能,在综合环境优化上力求宜游、宜居、宜业。西部地区大部分是旅游资源富集区,同时又是未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在设施和服务的配套上,尤其要重视共享发展理念。值得重视的是,PPP模式在全域旅游发展中仍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5.3 推进旅游综合治理创新实践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需要在产业引导和行业监管上寻求创新突破。一是要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上形成合力,破除体制障碍和管理瓶颈,降低沟通协调成本,激发市场活力。二是加快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体制创新,降低多头管理的低效率弊端,从执法模式和执法手段等多方面保证游客权益,建立法制化无缝监管格局,以此营造良好的区域旅游市场秩序。地方政府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方面的亮点

不断,比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全域旅游发展领导小组的设立、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和项目会审制度的建立、旅游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的有效引导等,此外,很多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地区都成立了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和工商旅游分局,形成了“1+3+N”的综合管理体制,并且该体制有进一步向乡镇基层延伸的趋势^[28],这些经验在地方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的展开交流与推广。需要强调的是,法治化和新技术应用是提升旅游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5.4 鼓励区域旅游产业统筹协调发展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要重视区域旅游产业的统筹协调发展,在内部,要打通产业间、部门间、城乡间的联系,形成联动发展和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在外部,要实现区域间的强强联合、对接带动、优势互补和共同进步。一是要借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有利时机,梳理和整合区域内旅游资源,提升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效率。二是要寻求区域间旅游发展合作方案,创新合作框架内的体制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三是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效应,推广全域旅游发展示范区的成功经验,放大优势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区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 [1] 石培华. 全域旅游解读5: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思考[EB/OL]. http://zgly.xinhuanet.com/2016-02/22/c_128739472.htm, 2016-02-22.
- [2] 人民网舆情频道. 全域旅游成潮流 示范区核心影响力提升有方[EB/OL].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6/0519/c394872-28363547.html>, 2016-05-19.
- [3] 中国·花溪2016“大数据+旅游”产业高峰论坛举行[N]. 贵阳日报, 2016-12-12(A02).
- [4] 国家旅游局.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EB/OL]. http://www.cnta.gov.cn/zwgk/201706/t20170612_828210.shtml, 2017-06-12.
- [5] 李秀东. 树立全域旅游观念 做强巴中旅游产业——访市旅游局局长王政[N]. 巴中日报, 2009-12-31(01).
- [6] 刘锋. “十二五”旅游规划应关注十个“化”[N]. 中国旅游报, 2010-12-03(11).
- [7] 厉新建, 张凌云, 崔莉. 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 人文地理, 2013, 28(3): 130-134.
- [8] 李金早. 全域旅游大有可为[EB/OL]. http://www.cnta.gov.cn/ztwz/zggy/hydt/201602/t20160208_760166.shtml, 2016-02-08.
- [9] 马波. 旅游场域的扩张:边界与政策含义[J]. 旅游学刊, 2016, 31(9): 17-20.
- [10] 戴学锋. 全域旅游:实现旅游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J]. 旅游学刊, 2016, 31(9): 20-22.
- [11] 李君轶, 高慧君. 信息化视角下的全域旅游[J]. 旅游学刊, 2016, 31(9): 24-26.
- [12] 丰晓旭. 全域旅游和区域绿色发展的关联度[J]. 改革, 2018(2): 122-131.
- [13] Butler R.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 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1): 4-12.
- [14] Josep Antoni Ivars Baidal.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 Assessment of Their Evolution and Effects on the Spanish Tourist Model[J]. Tourism Management, 2003, 24(6): 655-663.
- [15] Alessandro Sanches-Pereira et al. Fostering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by Enhancing Linkages Between Tourism and Small-Scale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162: 1567-1581.
- [16] Mitre avramoski, Raman Ismaili. Leisure Tourist Offer as a Componen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Situation of Changing Environment[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44: 62-69.
- [17] Paul V. Mathew, Sreejesh S. Impact of responsible tourism on destin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in tourism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31: 83-89.
- [18] Armando Carteni, Luigi Pariota, Ilaria Henke. Hedonic Value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Domestic Tourist Attractiveness of the Main Italian Citie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7, 100: 348-365.
- [19] Frank M. Go, Robert Govers. Integrated Quality Management for Tourist Destination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Competitivenes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1): 79-88.
- [20] 张辉, 岳燕祥. 全域旅游的理性思考[J]. 旅游学刊, 2016, 31(9): 15-17.
- [21]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14-02-18(01).
- [22] 赵磊, 方成, 吴向明. 旅游发展、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旅游学刊, 2014, 29(5): 16-30.
- [23] 李金早. 从景点旅游模式走向全域旅游模式[J]. 紫光阁, 2016(3): 42.
- [24] 李金早. 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N]. 人民日报, 2016-03-04(07).
- [25] 孙盼盼, 夏杰长. 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来自中国省际层面的实证认识[J]. 财贸经济, 2016(3): 148-161.
- [26] 伏润民, 常斌, 缪小林. 我国地区间公共事业发展成本差异评价研究[J]. 经济研究, 2010, 45(4): 81-92.
- [27] 任若恩, 王惠文. 多元统计数据分折——理论、方法、实例[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7.
- [28]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 2017全域旅游发展报告[EB/OL]. <http://www.cnta.gov.cn/zwgk/201708/P020170822603620823148.pdf>.